

白髮人 送黑髮人

文／癌症資源中心 心理腫瘤個案管理師 鄭婉云

從事心理腫瘤服務，有多少女性患者在我懷裡哭，又有多少男性患者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現在我面前。我感謝你們願意讓我陪你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。

這天，我還是像過去一樣的收案，照例是先訪視「困擾溫度計」為高分的病患。這位58歲的張先生，住健保床，病床位於洗手間旁邊。我一進去發現他不在床上，隔壁床的病友說他在交誼廳看電視。於是我去交誼廳找他，他很配合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

他的憂鬱，源於悲傷

他填寫的困擾溫度計是7分，意思是「生活調適上感覺非常困擾」，再看一下他的主要問題是憂鬱，所以我問他：「身體狀況如何，有沒有不舒服？」

他說：「就是化療副作用，妳不會懂的，只能撐，不然還能怎樣？」

我問：「你現在的感受是…？」

他說：「破病（台語）怎麼可能心情會好！」

我問：「有什麼我可以幫得上忙的地方？」

他說：「不必了！沒有人可以替代我受苦！」口氣不像初次見面時的友善。

我發現他的用物很簡單，沒人陪伴，生活起居都是自理，所以我接著問：「怎麼不見你太太或子女？」

他說：「我生了3個，大女兒及兩個兒子，女兒嫁了。」情緒平穩

由於我要收集資料、傾聽、同理，才問這些事，順便畫家族譜，以掌握個案的情緒，給予適當的協助，故我又問：「你太太呢？」

他說：「我叫她不要來。」

我再問：「那孩子呢？」

他悶悶地說：「大兒子去蘇州賣鴨蛋（往生的意思）。」

我說：「很抱歉！問到你的傷心處。」

喪子之痛，誰能了解？

但是，他仍然願意主動的告訴我：「人生三大悲，一是早年喪母，二是中年喪偶，三是晚年喪子。」講到這裡，他強忍住淚水，突然憤怒起來，不斷抱怨老天爺的不公平。他說：「我甘願用我的生命去換兒子的健康，妳知道嗎？我是一條賤命，不值錢，只會拖累家人。我看妳不像已經結婚了，兒子永遠都是父母親的寶，妳能體會嗎？」

他十分悲傷，頻頻嘆氣著娓娓道來，並用食指指著右側靠近玻璃窗的那個位置說：「我跟大兒子兩年前的這個時候住在同一間病房，他也是大腸癌走的，當時是民國101年，他才20出頭，發現的比我晚，所以比我早走一點。」他接著說：「大女兒來探望弟弟時，她一看到他，馬上跪下來，淚如雨下，緊緊抱著他，反而是兒子請她不要難過，兩姊弟跪在地上，他還安慰姊姊說，要她好好照顧我，說他只是先走一步，人生的苦，他比別人更早體會罷了。」

我的腦海裡突然出現那個畫面，我也望著空蕩蕩的那張床，彷彿回到時光隧道，我看見那個大男孩坐在床緣，姊姊趴在他腿上哭泣，父親強忍著不讓眼淚留下來……

白髮人送黑髮人！他說：「撫育二十多年的兒子，就在那邊（指著兒子當初的床位）…，親朋好友來看我們，就像家庭聚會一樣。」他反覆的說：「妳能了解嗎？妳能了解我的心有多痛？」他捶胸痛哭，而後咬牙切齒地將憤怒轉移到我身上。我知道，能說出喪子之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我並沒有責怪他，也不曾停止對他的關懷。

靜靜傾聽，讓他宣洩

如果他下次再度入院，不管那時「困擾溫度計」幾分，我一定會去看他，因為喪子之痛不是一兩天就可以走出來的。他對我的憤怒，我接受；他對我的質疑，我認同，所謂「手抱孩兒，才知父母心」。

我喜歡心理腫瘤服務，我見過人生百態，也曾面對無數人生的無奈。有多少回，當我走出病房後，我都會再看一次個案的「困擾溫度計」，不過這次訪談，我沒有說什麼話，我靜靜的聽，畫面便逐一在我腦海中勾勒出來。我跟他只談了20分鐘，覺得時間過得很快，我忍住淚水，遞出名片，同時告知癌症病人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。

這次是我講話講得最少的訪談，也是我刻意不在乎時間與壓力的一次，因為我覺察到他有憤怒、有不甘願，不用急著安撫，要先讓他把內心的痛宣洩出來，所以我選擇「沉默」。此時，不是我滲入他的心理，也不是他滲入我的心中，在那20分鐘，我與他存有相隨。☺

